**高中名著阅读《论语》中的颜回拓展资料**

**一、典籍中的颜回**

 **（一）**

　　鲁定公问于颜回曰：“子亦闻东野毕之善御乎？”对曰：“善则善矣。虽然，其马将必佚。”定公色不悦，谓左右曰：“君子固有诬人也。”颜回退。后三日，牧来诉之曰：“东野毕之马佚，两骖曳两服入于厩。”公闻之，越席而起，促驾召颜回。回至，公曰：“前日寡人问吾子以东野毕之御，而子曰：‘善则善矣，其马将佚。’不识吾子奚以知之？”颜回对曰：“以政知之。昔者，帝舜巧于使民，造父巧于使马。舜不穷其民力，造父不穷其马力；是以舜无佚民，造父无佚马。今东野毕之御也，升马执辔，衘体正矣；步骤驰骋，朝礼毕矣；历险致远，马力尽矣；然而犹乃求马不已。臣以此知之。”公曰：“善。诚若吾子之言也。吾子之言，其义大矣。愿少进乎。”颜回曰：“臣闻之，鸟穷则啄，兽穷则玃，人穷则诈，马穷则佚。自古及今，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。”公悦。遂以告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“夫其所以为颜回者，此之类也。岂足多哉？”

　　孔子在卫，昧旦晨兴，颜回侍侧，闻哭者之声甚哀。子曰：“回！汝知此何所哭乎？”对曰：“回以此哭声非但为死者而已，又有生离别者也。”子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回闻桓山之鸟，生四子焉。羽翼既成，将分于四海，其母悲鸣而送之。哀声有似于此，谓其往而不返也。回窃以音类知之。”孔子使人问哭者，果曰：“父死家贫，卖子以葬，与之长决。”子曰：“回也，善于识音矣！”

　　颜回问于孔子曰：“成人之行若何？”子曰：“达于情性之理，通于物类之变，知幽明之故，覩游气之原，若此可谓成人矣。既能成人，而又加之以仁义礼乐，成人之行也，若乃穷神知礼，德之盛也。”

（选自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）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问颜回：“你也听说过东野毕善于驾车的事吗？”颜回回答说：“他确实善于驾车，尽管如此，他的马必定会散失。”鲁定公听了很不高兴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君子中竟然也有骗人的人。”颜回退下。过了三天，养马的人来告诉说：“东野毕的马散失了，两匹骖马拖着两匹服马进了马棚。”鲁定公听了，越过席站起来，立刻让人驾车去接颜回。颜回来了，鲁定公说：“前天我问你东野毕驾车的事，而你说：‘他确实善于驾车，但他的马一定会走失。’我不明白您是怎样知道的？”颜回说：“我是根据政治情况知道的。从前舜帝善于役使百姓，造父善于驾御马。舜帝不用尽民力，造父不用尽马力，因此舜帝时代没有流民，造父没有走失的马。现在东野毕驾车，让马驾上车拉紧缰绳，上好马嚼子；时而慢跑时而快跑，步法已经调理完成；经历险峻之地和长途奔跑，马的力气已经耗尽，然而还让马不停地奔跑。我因此知道马会走失。”鲁定公说：“说得好！的确如你说的那样。你的这些话，意义很大啊！希望能进一步地讲一讲。”颜回说：“我听说，鸟急了会啄人，兽急了会抓人，人走投无路则会诈骗，马筋疲力尽则会逃走。从古至今，没有使手下人陷入困穷而他自己没有危险的。”鲁哀公听了很高兴，于是把此事告诉了孔子。孔子对他说：“他所以是颜回，就因为常有这一类的表现，不足以过分地称赞啊！”

孔子在卫国时，一天天还没亮就起床了，颜回在旁边侍候，这时听到有悲哀的哭声。孔子说：“颜回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而哭吗？”颜回回答说：“我认为这哭声不只是为了死者，还将有生离死别的事。”孔子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颜回回答说：“我听说恒山的鸟，生了四只小鸟，小鸟羽翼丰满以后，将要飞向四面八方，母鸟悲哀地鸣叫着送小鸟远行，悲哀的声音和这哭声相似，因为它们飞走再也不回来了。我是根据这种声音知道的。” 孔子让人去问哭的人，哭的人果然说：“我的父亲死了，家里贫困，只好卖掉儿子来埋葬父亲，与儿子永远分别。”孔子说：“颜回啊，真善于识别声音呀！”

颜回问孔子：“成人的智力品行是什么样的呢”？孔子说：“他们能通晓人性人情的道理，知道事物变化的规律，知道天地、阴阳、有形无形等事物变化的缘故，可以看清空中云气变化的本源，这样就可以叫做成人了。既达到了成人的地步，而又学习了仁义礼乐，这就是成人的智力品行。至于能够探索事物精微的道理，那就是具有了高深的德行。”

 **（二）**

孔子穷乎陈、蔡之间，藜羹不斟，七日不尝粒，昼寝。颜回索米，得而焚之，几熟。孔子望见颜回攫取其甑中而食之。选间，食熟，谒孔子而进食。孔子佯为不见之。孔子起曰：“今者梦见先君，食洁而后馈。”颜回对曰：“不可。向者煤室入甑中，弃食不详，回攫而饭之。”孔子曰：“所信者目也，而目犹不可信；所恃者心也，而心犹不足恃。弟子记之，知人固不易矣。”

（选自《吕氏春秋·审分览·任数》）

**【译文】**

孔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的地方（缺粮）受困，饭菜全无，七天没吃上米饭了。白天睡在那，颜回去讨米，讨回来后煮饭，快要熟了。孔子看见颜回用手抓锅里的饭吃。一会，饭熟了，颜回请孔子吃饭，孔子假装没看见（颜回抓饭吃的事情）。孔子起来的时候说：“刚刚梦见我的先人，我自己先吃干净的饭然后才给他们吃。”颜回回答道：“不是那样的，刚刚炭灰飘进了锅里（弄脏了米饭），丢掉又不好，就抓来吃了。”孔子叹息道：“（按说）应该相信看见的，但是看见的也不一定可信；应该相信自己的心，自己的心也不可以相信。你们记住，要了解一个人不容易啊。”所以要了解真相很难啊，孔子认为要了解一个人更难啊。

**（三）**

孔子知弟子有愠心，乃召子路而问曰：‘《诗》云：“匪兄匪虎，率彼旷野。”吾道非邪？吾何为于此？’子路曰：‘意者吾未仁邪？人之不我信也。意者未吾知邪？人之不我行也。’孔子曰：‘有是乎？由，譬使仁者而必信，安有伯夷、叔齐？使知者而必行，安有王子比干？’子路出，子贡人见。孔子曰：‘赐，《诗》云：“匪兑匪虎，率彼旷野。”吾道非邪？吾何为于此？’子贡曰：‘夫子之道至大也，故天下莫能容夫子。夫子盖少贬焉？’孔子曰：‘赐，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，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，君子能修其道，纲而纪之，统而理之，而不能为容。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。赐，而志不远矣！’子贡出，颜回人见。孔子曰：‘回，《诗》云：“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。”吾道非邪？吾何为于此？’颜回曰：‘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虽然，夫子推而行之，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后见君子！夫道之不修也，是吾丑也。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，是有国者之丑也。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后见君子！’夫子欣然而笑曰：‘有是哉，颜氏之子！使尔多财，吾为尔宰。’”

 （选自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

【译文】

孔子知道弟子心中有着懊恼不平，于是召子路前来问他说：“诗》上说：‘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，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。’难道是我的学说有什么不对吗？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”子路说：“想必是我们的仁德不够吧？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；想必是我们的智谋不足吧？所以别人不放我们走。”孔子说：“有这个道理吗？仲由，假使有仁德便能使人信任，那伯夷、叔齐怎会饿死在首阳山呢？假使有智谋就能通行无阻，那王子比干怎会被纣王剖心呢？”子路退出，子贡进来相见。孔子说：“赐啊！《诗》上说：‘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，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。’难道是我的学说有什么不对吗？为什么我会落到这个地步？”子贡说：“老师的学说是大到极点了，所以天下人就不能容受老师。老师何不稍微降低迁就一些！”孔子说：“赐，好农夫虽然善于播种五谷，却不一定准有好收成；好工匠能有精巧的手艺，所作却不一定能尽合人意；君子能够修治他的道术，就像治丝结网一般，先建立最基本的大纲统绪，再依序疏理结扎，但不一定能容合于当世。现在你不去修治自己的道术，反而想降格来苟合求容，赐啊！你的志向就不远大了！”子贡出去了，颜回进来相见。孔子说：“回啊！《诗》上说：‘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，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。’难道是我的学说有什么不对吗？为什么我会落到这个地步呢？”颜回说：老师的学说大到极点了，所以天下人就不能够容受。然而，老师照着自己的学说推广做去，不被容受又有什么关系？人家不能容，正见得老师是一位不苟合取容的君子呢！一个人学说不修治，才是自己的耻辱；至于学说既已大大地修成而不被人所用，那是有国的君主和执政大臣的耻辱了。不被容受有什么关系？不能容，正见得自己是一位不苟合取容的君子呢！孔子听了欣慰地笑了，说道：有这回事吗？颜家的子弟呀！假使你能有很多财富的话，我真愿意做你的家宰，替你经理财用呢！于是就差遣子贡到楚国去，楚昭王便派兵前来迎护孔子，才免去了这场灾祸。

（四）

孔子谓颜回曰：“回，来！家贫居卑，胡不仕乎？”颜回对曰：“不愿仕。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，足以给飦粥；郭内之田十亩，足以为丝麻；鼓琴足以自娱；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。回不愿仕。”孔子愀然变容，曰：“善哉，回之意！丘闻之：‘知足者，不以利自累也；审自得者，失之而不惧；行修于内者，无位而不作。’丘诵之久矣，今于回而后见之，是丘之得也。”

（选自《庄子》）

【译文】

孔子对颜回说：“颜回，你过来！你家庭贫困处境卑贱，为什么不去做官呢？”颜回回答说：“不愿意做官。我有城外的五十亩地，足够供给稠粥；城内的十亩土地，足够穿丝麻；弹琴足以自求娱乐，所学先生的道理足以自己感到快乐。我不愿意做官。”孔子欣然改变面容，说：“好啊，你的愿望！我听说：‘知足的人，不以利禄自累；审视自得的人，损失而不忧惧；进行内心修养的人，没有官位而不惭愧。’我诵读这些话已经很久了，现在在颜回身上才看到它，这是我的心得啊！”

**二、古人对颜回的相关评价**

**1.**“困馑于郊野，守志笃固，秉节不亏。宠禄不能固，威武不能屈。虽有南面之尊、公侯之位，德义有殆，礼义不班，挠志如芷，负心若芬，固弗为也。”

——东汉·王符《[潜夫论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928796.htm)》

2.“颜渊独知孔子圣也。”

——东汉·王充《论衡·讲瑞》

3.“伐善之善，乃其己所长之总称，伐忠、伐直、伐力、伐功、伐才、伐艺，通谓之伐善。又言伐无巧，止是不伐之一事。分而为二，颜子之志，岂别无可道焉？……该‘无施劳’者，不以劳苦之事加于民也。夫劳而不恤，乃古今之通患。……颜子之言，于世厚矣。”

——元《四书辩疑》

4.“其四配称：复圣——颜子、宗圣——曾子、述圣——子思子、亚圣——孟子。”

——《明史·礼志四》

5.“元文宗至顺元年，加赠“兖国复圣公”。

——清·孔胤植重纂《阙里志·弟子职》

**三、相关研究文章**

 **1.《尚德行与重学问———论颜回之为颜回》（节选）**

作者：孙忠厚

**二 颜回之尚德行**

颜回的德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庶几于道的境界，穷不失义的原则，隆师亲友的路径。

首先，颜回达到庶几于道的境界。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记载孔子对颜回说:“人莫不知此道之美，而莫之御也，莫之为也。何居为闻者，盍日思也夫。”孔子与颜回讨论其道，感慨时人多不能以正确的姿态对待其道，又罕能行道，这大概由于颜回是孔门弟子中最能体会、最接近夫子之道的人。明代大儒王阳明甚至直言“见圣道之全者惟颜子”(《传习录》)。孔子称“回也其庶乎，屡空”。对此，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注曰:言回庶几圣道，虽数空匮而乐在其中。这个注释是很中肯的。此处的“圣道”应当是指孔子之道。“庶几圣道”也就是说颜回十分接近孔子之道。那么孔子之道又是什么呢?劳思光在其《新编中国哲学史》第一卷中指出，孔子论道，大抵即以仁为主。沈顺福教授亦认为，儒家之道的内涵还是比较清晰的。它的基本内涵，和道家相似，指正确的原理或基本方法。在儒家看来，这个正确之道便是仁义之道。显然，孔子之道主要是指其核心思想仁道。因而我们可以明白地提出，颜回是十分接近孔子仁道的。只有充分明白这一点，我们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孔子为何单单赞颜回“贤哉”“三月不违仁”。颜回庶几于道的境界在其生活中最生动的显现便是孔子所谓的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。宋明理学家们所追寻的“孔颜乐处”，或许也可以认为是庶几于道所呈现出的境界。

关于颜回庶几于道的境界，我们还可以从颜回的志向与行为上略见一斑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篇第二十六章载:“颜渊、季路侍。子曰:‘盍各言尔志?’子路曰:‘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。’颜渊曰:‘愿无伐善，无施劳。’子路曰:愿闻子之志。’子曰: ‘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’”在与师友讨论个人志向的时候，与子路的志向有所不同，颜回说自己的志向是“无伐善，无施劳”，即不夸耀自己的善行和功劳。所谓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，我们可以通过《孔子家语·弟子行》中子贡对颜回的评价来了解其行为。子贡说“夫能夙兴夜寐，讽诵崇礼，行不贰过，称言不苟，是颜回之行也。”子贡的评价应当是较为客观的，因为他对于颜回的这种评价与孔子有近似之处，我们知道孔子也称赞颜回“好学”“不贰过”等。颜回“无伐善，无施劳”的志向理想，“夙兴夜寐，讽诵崇礼，行不贰过，称言不苟”的行为实践，乃是仁者所应有的境界，皆可以视为庶几于道境界的另一番表达。颜回之所以能达到庶几于道的境界，一方面与他独特的人生行迹和孜孜不倦地求学经历有关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孔子的谆谆教诲，悉心培养，即西汉扬雄所谓“孔子铸颜渊矣”(《法言·学行》)。

其次，颜回持守穷不失义的原则。前文已经论述，颜回家贫，并且随孔子周游列国不见用于诸侯。身处穷顿，尽管生活中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竹筐饭，一瓢水，颜回仍然能够不改其乐，此乃真贤者气象。这种气象与颜回持守穷不失义的原则紧密相连。《论语·述而》篇第十一章载:“子谓颜渊曰:‘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!’子路曰:‘子行三军，则谁与?’子曰:‘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’”孔子颜渊志向相投，坚守道义，受任用，便积极从事;不被任用，就藏起来。事实上，孔子一生多数时间不被任用，栖栖遑遑，颜回更是如此，即如《荀子·大略》所谓“仲尼颜渊知而穷于世”。因而师徒二人只能力行克己复礼，修养德性，持守不失义的底线。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记载颜回对子贡说:“吾闻诸夫子:‘身不用礼，而望礼于人，身不用德，而望德于人，乱也。’夫子之言，不可不思也。”《论语》中也记载孔子教诲颜回视听言动要合乎礼。由此可见孔子对于行礼修德的重视，还可知颜回积极践行老师重礼重德的理念。积极从事礼义，注重修德实际上就是颜回坚守穷不失义的具体表现。颜回不只是不失义，还有更高层次的追求，即孔子所谓“不违仁”。《论语·雍也》篇第七章记载孔子说: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颜回持守穷不失义的原则，又不满足于此，更努力追求庶几于道的境界，这是孔门强调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修养工夫的真切实践。

再次，颜回遵循隆师亲友的路径以求仁德。就其隆师的方面看，受学于孔门，颜渊特别推崇其师孔子。这点在《论语》《孔子家语》中皆可以找到说明。《论语·子罕》篇第十一章载:“颜渊喟然叹曰:‘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，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’”可见颜回对老师的仰慕之情。《孔子家语·在厄》篇也记载颜回说:“夫子之道至大，天下莫能容。虽然，夫子推而行之，世不我用，有国者之丑也，夫子何病焉?不容，然后见君子。”颜回在孔子门下从学多年，对于老师的道德与学问深有所知，极为钦佩，却深感力不可及，这里足以见得作为弟子的颜回对孔子由衷的崇敬。从《论语》中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，颜回聆听孔子讲道终日，能够“不违，如愚”，能够“退而省其私”，亦尝被老师认为“语之而不惰”“未见其止”，这些皆可以反映颜回隆师之诚。就其亲友的方面而言，颜回能与孔门弟子亲密相处，受同窗好友的赞誉，《史记》《孔子家语》等所记载孔子说“自吾有回，门人日益亲”便是一证。《论语·泰伯》篇第五章载:“曾子曰:‘以能问于不能;以多问于寡;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。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。’”对于曾子所说的“吾友”，通常被学者认为是指颜回。从正面看这句对颜回高度赞美的话，我们可以得知，曾子视颜回为友，并颇有以之为榜样的意味。从另一个方面看，颜回日常为学与为人乐于亲近师友，让同门感到可亲。除曾子之外，子贡在与孔子讨论到颜回时，表示“赐也何敢望回?回也闻一以知十，赐也闻一以知二”。子贡与颜回同在孔子门下求学，既然能够深知颜回闻一知十，自然彼此关系亲密。另据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篇记载，颜回问“朋友之际如何”，孔子回答说:“君子之于朋友也，心必有非焉，而弗能谓‘吾不知’，其仁人也。不忘久德，不思久怨，仁矣夫。”《家语》这段记载孔子论朋友之际的话，可与《论语·季氏》篇孔子“益者三友”的说法相参，且二者可以互发。孔子说: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”颜回询问老师关于朋友之间相处的道理，也可以说明他重视交友、亲友的人格特征。

**三 颜回之学问**

颜回之好学，具有多层次的内涵。从一般求知的意义上讲，既表现在“未见其止”“以多问于寡”“于我言无所不悦”等求知态度上，又表现在“闻一知十”的求知方法上。颜回所表现出的这种求知态度和方法，可谓是深受孔子教育思想熏陶的结果。如，颜回表现出的“闻一知十”显然与孔子所倡导的“举一反三”的教育思想相契合。颜回所学的内容，想必就是孔子所授的内容。《论语·述而》篇记载孔子以“文行忠信”四教，颜回自然以之为学;孔子在教学中强调礼乐射御书数，颜回无疑也学习这六艺。孔门的教与学皆是极广的。颜回之好学不仅仅是表现在求知的层面，还有更深一层次的内涵。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，在儒学、在孔门中更是如此。关于学的理解，王国维先生曾在《〈国学丛刊〉序》一文中感慨“学之义，不明于天下久矣!”，并认为“学之义广矣。古人所谓‘学’，兼知行言之。”张岱年先生在其《中国哲学大纲》中更为明晰地指出，过去中国之所谓学，本不专指知识的研究，而实亦兼指身心的修养。所谓学，是兼赅知行的。以上两个说法都是很有洞见的。古人言学时，往往与行连说，或有行的意味。如《论语》开篇第一句便是“学而时习之”;如子思说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(《中庸》);如战国末期荀子说:“不闻不若闻之，闻之不若见之，见之不若知之，知之不若行之。学至于行而止矣”。(《荀子·儒效》)又如西汉扬雄说:“学，行之，上也;言之，次也;教人，又其次也;咸无焉，为众人”。(《法言·学行》

颜回之学是涵括知行的。《论语·颜渊》篇第一章载:“颜渊问仁，子曰:‘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?’颜渊曰:‘请问其目?’子曰:‘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’颜渊曰:‘回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’”在问仁于孔子之后，颜回就表示愿意将夫子之语付诸行为实践，可见其为学是兼赅知行的。为学强调兼赅知行，这是孔门追求的重要风尚之一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可以从孔门对好学的理解中得到佐证。对于好学的解释，《论语·子张》篇记载子夏说: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”子夏对于好学的说法不甚清楚，而孔子关于好学的解说却较为明白。《论语·学而》篇第十四章记载孔子说: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。可谓好学也已。”由孔子从饮食、居住、从事和发言等方面来限定好学可知，孔门所认为的“好学”包涵优良道德行为的意味。因此，孔子在称赞颜回好学之后，紧接着便具体表扬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。概言之，求知与修德是颜回之好学的两个方面，是颜回之好学应有的内在意涵。由此我们也不难窥见，颜回之德行与学问是浑然一体的，正如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说“颜子好学不倦，合仁与智，具体圣人”(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卷十四)。

颜回不仅好学，而且审问。颜回之审问既与其好学关系密切，又与孔子循循善诱人直接有关。《论语》中记载颜回发问共两次，一是问仁，一是问为邦，《论语·卫灵公》篇第十一章:“颜渊问为邦，子曰:‘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韶舞;放郑声，远佞人。郑声淫，佞人殆。’”仁与为邦(也就是为政之意)的思想不仅在孔门中倍受重视，而且在儒学发展过程中成为一贯的主题，是极为重要的。颜回发问不多，而且所问皆是儒学中切要的问题，定然是审问的缘故。《论语》中记载颜回发问极少也可能与编纂者的取舍态度相关，但审问的确是颜回为学中的一个重要特质。《论语·为政》篇第九章记载孔子说: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，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愚。”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注曰:“不违者，无所怪问，于孔子之言，默而知之，如愚。”颜回对于夫子之言多闻阙疑，不发怪问，默而知之，结合学思，其审问的求学态度就更显明了。

 选自（《中国文化论衡》2018年第1期）

**2.《“孔颜乐处”与儒家的生命境界》（节选）**

作者：沈小勇

“孔颜乐处”讲述的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颜回的故事。颜回是孔子非常喜爱的学生，孔子曾经这样称赞自己学生颜回，他说：“贤哉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意思是说颜回这个学生非常贤德，粗茶淡饭，居住简陋，许多人自然“不堪其忧”，忍受不了在这样贫穷困苦的条件下生活，而颜回却能“不改其乐”，这是一种何样的精神境界！

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也曾这样自白：“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孔子说自己尽管生活上粗茶淡饭，甚至弯着自己的胳膊当枕头，但是“乐亦在其中”，他可以悠然自得，而把外在的物质富足看得很轻。当子贡问孔子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孔子回答“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”。在孔子看来，人生在世，身处困境而不谄媚于人还远远不够，只有在内心真正做到安贫乐道、达观自足才是非常可贵的。

孔子和颜回所追求的快乐，后来引起了宋明理学家的注意。宋初理学家周敦颐将此概括为“孔颜乐处”，他认为这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，是儒家的道德修养功夫和人生境界，周敦颐还常常教导学生去体悟“孔颜乐处”所乐何事，因此这个命题也成为理学家的一个重要话题。

“孔颜乐处”中“所乐”的究竟是什么？理学家程颐早年就写过一篇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，文中说：“颜子所独好者，何学也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。”儒家道德修养以追求圣人之道为最高标准，从而达到“仁”的境界，当然，孔子和颜回的快乐并不是贫困本身，并不是因为贫贱本身有什么可“乐”，儒家所谓的这种快乐，乃是对于贫困生活的超越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自足，是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。在儒家看来，快乐的根本并不是在于物质享受，而是在于人内心精神境界的追求。这样的精神追求，能够走出一种“小我”，达成一种“大我”，是一种安贫乐道的追求，是一种仁者不忧的境界，这才是“孔颜乐处”的根本内涵所在。

说到底，孔颜乐处体现的精神恰恰是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，“忧道不忧贫”的儒家价值追求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儒家主张以“仁心”超越日常生活。如《论语》中所谓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。《孟子》中也有“万物皆有备于我”，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”，“养心莫善于寡欲”等超越精神。儒家道德理论将“道”看得非常重要，所谓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，对于“道”的追求也是一种精神力量，是一种浩然之气的修养。所以，儒家修养理论主张，人的内心精神追求尤为重要，人应当具备这样的“仁德之心”，超越日常生活的困境，从而实现自我的大道追求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话语中，“孔颜乐处”追求的是一种“淡泊”和“宁静”的生活智慧和为人修养。诚如诸葛亮在《诫子书》中所言：“夫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。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周敦颐也曾言：“芋蔬可卒岁，绢布是衣食，饱暖大富贵，康宁无价金，吾乐盖易足，廉名朝暮箴。”儒家追求的这种生命境界特别注重内心精神的追求，追求自我生命的内在超越，“饱暖”即是大富贵，“康宁”确是无价金，没有什么比清廉正直的名声更重要了。

程颢在《定性书》中提到君子的生命境界：“夫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；圣人之常，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。故君子之学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。”可以看出，儒家主张“安贫乐道”的境界追求乃是一种“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”的生命理想境界。在儒家的生命哲学中，人生的成功不仅在于“事业上的成功”，更应当突出“人格上的成功”，因此，儒家的生命境界把自我内在超越的人格修养看得非常突出。

“孔颜乐处”体现了儒家所追求的一种生命境界。冯友兰曾提出了著名的“人生四境界”说，自然境界最低，往上是功利境界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，最后是天地境界。儒家的“孔颜乐处”追求的乃是一种自我超越、安贫乐道、俯仰合一、民胞物与的天地境界，这种快乐超越了一般的功名富贵，超越了具体的感官快乐，求得了一种“内心的和谐”，获得了一种“文化生命力”。

儒家“孔颜乐处”所主张的“安贫乐道”的精神在现代社会依然值得大大提倡。儒家所谓“安贫乐道”，就是一种达观自足、不求外在、不辱使命的前行，就是古代士大夫所追求的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的人生境界，这种境界能够使人获得一种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，是一种最为根本的精神修养。日本人新渡户稻造在其名著《修养》中曾指出：“自省而果断，即使贫穷内心也会满足，即使受到诽谤也会自得其乐，即使身陷逆境也会感到幸福。”这恰恰体现了“孔颜乐处”所代表的一种真精神。

 （选自《深圳特区报》2016-04-12）